

百 卷 本

世界全史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世界近代中期 哲学思想史

史仲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世界近代中期思想史介绍和描述的是人类 18 世纪思想文明的历史成就与风貌。在东方,主要介绍了明末清初中国三大思想家和清中叶之前的哲学思想与流派。在美洲,介绍了美国独立前后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社会哲学的源流、脉络与发展。同时,重点介绍和解析了欧洲 18 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代表人物洛克、贝克莱、休谟;孟德斯鸠、伏尔泰、拉美特利、孔狄亚克、狄德罗、卢梭;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以专章或专节作了详细的评介和考析。全书立论平实、臧否公正、广征博引、覃思若现。作者运用前后比较、左右勾通的系统分析方法,对这一时期的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脉络与得失利害,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论点。

目 录

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

一、概 述	1
1. 从“一头沉”到“一边倒”	1
2. 西方大趋势：原因与主题	4
3. 发展态势：三种速度，三大流派	17
4. 两种新生：东西两极都在变化	23
二、洛克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25
三、约翰·洛克	30
1. 洛克的历史地位与生平	30
2. 洛克的哲学思想	38
3. 洛克的宗教观念	45
4. 洛克的自由主义观念与政治学说	48
四、乔治·贝克莱	62
1. 贝克莱其学其人	62
2. 贝克莱哲学思想解析	70
3. 贝克莱哲学的历史价值与影响	81
五、大卫·休谟	85
1. 生平与思想大观	85

2. 休谟的哲学思想	96
3. 休谟的宗教观念	106
六、法国启蒙运动	109
七、孟德斯鸠	120
八、伏尔泰	131
九、狄德罗与其他启蒙主义思想家	150
1. 传播也是创造	150
2. 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狄德罗	153
3. 拉美特利	159
4. 爱尔维修	163
5. 霍尔巴赫	167
6. 孔狄亚克	174
十、让——雅克·卢梭	178
1. 疑问与成就	178
2. 卢梭其人其事	188
3. 卢梭思想概观	192
4. 批评与肯定	204
十一、法国 18 世纪的空想主义作家	207
十二、德国古典哲学一览	216
十三、伊曼努尔·康德	229
1. 成就与生平	229
2. 康德的哲学思想	244
3. 康德的伦理思想	258

4. 康德的美学思想	263
十四、费希特与谢林	268
1.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	268
2.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	278
十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286
1. 历史地位与生平	286
2. 体系与成就	295
3. 黑格尔辩证法	304
4. 影响与评价	309
十六、18 世纪的美国政治哲学	312
1. 美国早期政治哲学的几个特点	312
2. 潘恩、杰斐逊和汉弥尔顿等人的政治理念	317
3. 启迪和影响	322
十七、清代启蒙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324
1. 清代启蒙思想概说	324
2. 黄宗羲	329
3. 顾炎武	332
4. 王夫之	335
5. 戴震	338

一、概 述

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记述的,大体上是自 17 世纪末叶至 19 世纪初人类思想的主要进程与成就。

鉴于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以西方思想人物作为代表,则始于洛克,终于黑格尔。其主要人物的活动时间,约略可以限定在 18 世纪之内。

但就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阶段而论,又可以将这段思想史分为两个阶段,即 18 世纪英国、法国哲学和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叶的德国古典哲学。

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看,则自明灭清立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止,前后约 200 年时间。其历史成就,则以明末清初中国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主要标志。

1. 从“一头沉”到“一边倒”

现代人对大文化兴趣浓厚,而大文化是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简而言之,各大居住地域都有自己的不同文化圈;各主要民族也都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如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中国的先秦时代和印度的孔雀王朝,都是最为著名的古代历史文化高峰。它们在那个时代,可说三峰并峙,难分伯仲。后来,各由因缘际遇,

形成不同的发展曲线。从客观上看,中国自秦汉进入历史发展的兴盛期,而西方的中世纪却跌入低谷。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元明时期,西方开始从低谷中奋起,中国则在一条缓慢发展的历史长线上苦苦徘徊。结果是,西方世界日新月异,中国社会却步入停滞时代。这并非说中国自宋元以降便没有进步,比较而言,只是西欧诸国发展更快罢了。到了16世纪,亦即明代正德之后,中西差距愈拉愈大。如果说,17世纪的人类哲学思想已经呈现出“一头沉”的发展态势——西方哲学发展独快,那么,18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则显出一面倒的发展形态——西方在18世纪差不多完全取得了主导地位。说西方处于主导地位,并非说在那个时代,西方人的哲学观念已经传播到世界各个洲际领域和各个主要民族,而是说,因为他们处于先进地位,他们的影响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类思想文明的前驱力量,而且将以各种方式,包括文明,也包括不文明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将这些思想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自18世纪起,西方的思想文明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整个人类的思想文化都起了极其巨大的历史作用。不论东欧文化、俄罗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还是中东文化、非洲文化或拉美文化,根本不受其影响的近代思想文明,一个也不存在。

18世纪是西方思想文明取得重大发展的世纪,也是使他们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的世纪。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亚洲文化、北美文化和东欧文化,都处在剧烈转变的前夜。中国正经历着明王朝灭亡、清军入关的惨痛时刻,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重点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如何处理好汉族文化与以满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尽管思想领域也有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见解,但这些见解

很难脱离明亡清立这样一个大背景——可惜这大背景相对于世界而言，又偏偏成了不甚开化的小背景，而且随着后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其思想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态和新的社会主题。

俄罗斯在 18 世纪初叶经历了彼得大帝的革新运动，但这场运动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这是一场以现实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变革，至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还需要相当一段酝酿与准备时间。所以彼得大帝尽管是一位十分了得的皇帝，但俄国启蒙运动却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日本也在变化。随着荷兰人将西方文化传入日本，日本文化也同中国文化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日本文化自有一种特质——它对外来文化特别容易接受，却又不背叛自己的传统，因此，它对这种挑战的应对，远比中国人正确和高明。固然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王阳明自尊无畏的学说，其实日本人对王学的态度，正与对待西学的态度相同或者近似。但在 18 世纪，日本同样处在变化的前夜，虽有星星之火，远不足以形成燎原之势。

此外，非洲与南美的情况也大致相去未远。这两个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还要走上一段更为漫长曲折的道路。唯有北美洲将在 18 世纪下半叶揭开崭新的一页，美国人将以美国的名义出现在西半球上，而且是以全新的面貌面对西欧，面对世界。

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讲，自 16 世纪中叶开始，先进的西欧已开始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到了 18 世纪，更出现“一边倒”的历史局面。然而，18 世纪之后，便物极而反，西欧的先进地位开始遇到强大的挑战，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将有更多的民族和国家，将有更多的文化人物登上人类哲学思想的历史舞台，并且做出各具特色的历史贡献。但在本书记述的这一段时期，依然是以

西欧先进国家的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已崭露头角的美国思想文化精英群和在历史重负下拼命求索的中英鸦片战争前的思想文化。

2. 西方大趋势:原因与主题

英国光荣革命后,西方哲学进入历史高潮。整个 18 世纪,西方世界都处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当中。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时序理解,西方近代哲学(自 15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可以分为 4 个具体阶段:

从 15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为人文主义哲学阶段;

整个 17 世纪为理性主义哲学阶段;

从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下半叶为启蒙哲学阶段;

而自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则为德国古典哲学阶段。

这两个阶段即本书所记述的重点。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虽有些交叉,但它们显然比前两个阶段来得更其成熟,主题更其鲜明,体系更其完整,而且更加神采飞扬,高潮迭起。

18 世纪的欧洲,应该说是思想启蒙的时代,社会变革的时代,又是产业革命大发展的时代。但在一些东方人的直觉中,却总把思想启蒙运动放在最前面,其实,这三者是互为表里的有机整体,加上上个世纪的哲学发展,遂构成 18 世纪欧洲哲学的大画面。

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人的解放运动,但这种解放,说到底还是在西方近代文明条件下的思想解放,它不能也无法取得永恒的价值。但 18 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则要以人类的名义,对着一切社会现象进行人的思考,并决心把这种思考呼喊出来,传播到世

界的各个角落,让人类都能以理性的精神看待自己,看待宗教,看待世界,看待一切。仅这一点,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就和17世纪的哲学家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境界和风格。

17世纪的哲学人物,虽然也是一些理性大家,但他们的表现总不如18世纪的哲学人物来得激烈和爽快,也不如后者来得气派和猛烈。17世纪的哲学代表人物中,首推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但这些大人物对待教会和政府的态度,没有一个可以和18世纪的思想人物相提并论的。

培根以知识为武器,对教会并不真心尊重,但他对英国专制政府,却是亦步亦趋,小心翼翼,一心求得青睐而后快。笛卡尔对待教会,则处处折衷。他本来是一位大数学家、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与中世纪的宗教传统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但表现在他的理论上,他宁可划块地盘给神学,或下定决心要用哲学解释神学,也不愿或不能打破自身矛盾,露出庐山真面目。莱布尼茨固然是一位似乎样样精通的全才,但他的宗教表现,不过庸常水准,而且,依他的观点,是要给宗教与神学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不乏哲学智慧,结果却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猪八戒照镜子,两头都不成模样。霍布斯确乎是一位猛士,他对宗教迷信,如梁山好汉李逵,排头就是一顿板斧,然而,勇则勇矣,却往往不得要领。唯有斯宾诺莎的观念,有些18世纪自然神论的气息,但他的影响实在比不过笛卡尔,也比不过培根和霍布斯。

18世纪的思想人物,意在以人的面貌、人的姿态、人的精神、人的欲望、人的理性来代表全人类发表意见。他们之中尽管也有自然神论者,也有无神论者,也有根本否定宗教的人物,也有主张宗教宽容的人士。但是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将人的地位置于宗教之上,把人的理性看得高于一切宗教信条。他们是自

中世纪以来,第一批打着人的旗帜登上人类文明舞台的新一代智者与战士。

与18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人物比较,他们无疑是影响更大的一代。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还是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荷兰产生了斯宾诺莎,是荷兰人的莫大光荣。单以英、法、德而论,这三个民族在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几乎都产生在18世纪,或者说其主要活动在18世纪。唯一的例外是英国的洛克,但以洛克的影响和思想而论,他依然是属于18世纪的,或者说,他是站在17、18世纪之交的一位文化伟人。洛克以后的英国大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则全然是18世纪的思想人物。诚如某位西方哲学史家所言,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最最有影响的7个人物中,有3个是英国人。而这3个英国人里,不包括培根,也不包括霍布斯,恰恰就是洛克、贝克莱与休谟。法国17世纪产生了笛卡尔。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精深卓异,但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虑,从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和震撼力考虑,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动力考虑,最有影响的人物,先是伏尔泰,后是卢梭,还有大百科全书派,而不是学富五车的笛卡尔先生。德国的莱布尼茨固是一代之雄,其实际成就并不逊于17世纪任何一位思想家,但到了18世纪,德国人中又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康德和黑格尔,而且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康德与黑格尔都是更有影响的人物,即使莱布尼茨有许多超前的思想也罢。

这倒不是说,18世纪的人物个个比之17世纪的思想家都更有天才,而是说18世纪具备了新的社会土壤。18世纪的哲学人物正是凭借这块独一无二的肥沃土壤,才能充分展示和造就了自己无以伦比的天才。

我在前一本书中说过,15、16 世纪的西方思想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全才,个个堪称巨人。可惜却不是哲学巨人。他们首先是伟大的全才,全才之中有思想,思想之中有哲学,只有进入 17 世纪,才产生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而这些哲学家,同样大半身兼数职。他们之中既不乏全才,也不乏巨人。他们往往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政治理论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科学管理专家,还是数理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但 18 世纪的哲学人物就不同了,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代,哲学才有可能从综合领域中完全解放出来,成为名符其实的带有专门化色彩的哲学思想人物,如英国的贝克莱、休谟,德国的谢林、费希特。他们均以哲学而著名,虽有别的才能,哲学才是构成其学识系统的主导因素。即使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个个具有全才特征,但依然属于以哲学为主导的全才,而不是让哲学与其他学识平分秋色的全才,更不是全才之中隐含着哲学思想的全才。如果作个比喻,或许可以这样讲,15、16 世纪的西方思想家,是金含沙内;17 世纪的思想家是日月分明——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18 世纪的哲学家则是日出海底,月照群山——他们或许不是科学巨人,但却是地地道道的思想巨人。

当然这不是说,18 世纪的思想家人人都擅长抽象思维,或者人人都是狭义上的哲学人物。实际上,18 世纪的一些思想大家,特别是法国思想家,还是不擅长抽象思维,对一些影响久远的哲学命题也缺少兴致。他们关心现实更胜于关心思辨,关心社会更胜于关心哲学。然而,他们的思想对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独特的历史性作用。只有将哲学放在大文化背景上,只有不囿于哲学的某种特定模式,只有站在历史的

宏观角度考察人类思想史,才能真正将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看得泾渭分明。因为法国的思想家其实也是大哲学家,只是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模式或与英国人、德国人有所不同。

18 世纪的西方哲学领域,无疑是一个最为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思想世界。这世界中的思想人物,既有政治大家,也有法学巨匠;既有思辨巨人,也有近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比如洛克和休谟就是两位很有影响、也很有见地的经济学家,而对近、现代经济学产生莫大影响的亚当·斯密,也同样产生于 18 世纪。

18 世纪的思想家,首先是 18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他们决心以理性精神面对一切,审视一切,或赞扬,或批评,或借鉴,或传播,或冷嘲,或热讽,或谩骂,或批判,或雷霆万钧,或精雕细琢,或一泻千里,或排山倒海。他们敢想敢说敢骂敢怨。在他们看来,凡是不合理性的,管你宗教也罢,上帝也罢,贵族也罢,政府也罢,圣贤也罢,经典也罢,一概都应绝然摒去,直到打它们一个烟消火灭,才能大快我心。

他们对理性充满信心,而对理性的信心也就是对自己的信心。他们不像 17 世纪的思想人物那样谨慎小心,外圆内方,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一片反叛。他们是敢于向着一切传统势力挑战的英雄,不仅表里如一,甚至热爱夸张;或许失之直白,必存天真之性。即使最为保守和最带 17 世纪传统的德国思想家,在他们心目中,依然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学说置于宗教之上。他们不需要救世主。如果世界上真有救世主的话,那也不是上帝,而是理性;理性也须人传播,他们就是人类理性的当然传播者。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哲学会出现这样的风格与气象?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种:

(1) 经济发展, 促成革命

资本主义文明发觖于手工场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但手工场的力量尽管可以从内部淘空旧的社会体制的基础, 还不足以把这种体制一风吹散。18 世纪是产业革命的世纪, 虽然它发端和兴盛于英国, 但对整个欧洲都有极其巨大的震撼、浸染和影响。

启蒙运动与产业革命大体上是并行发展的, 并非先有产业革命, 后有启蒙运动; 也不是先有启蒙运动, 再来产业革命。这可能使那些惯于按照什么决定什么的思维方式看世界的人有些失望。

但产业革命也不是一下子从天上落下来的财富, 它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它的发生基础, 按照保尔·芒图的看法, 在于商业的扩张, 旧式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改变。

这三者其实也未可割裂。因为旧式工业发展, 旧衣服也不能“蔽体”, 所以就出现新的形式, 就需要新的技术; 而工业的发展必定需要商业的扩大作支撑, 商业的发达又需要工业扩展作后盾。二者互为表里, 然而, 它们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场地, 于是又必然对旧的土地所有制产生毁灭性的冲击。这一切想必很多中国读者都是熟悉的或者有所耳闻的。而这一切的发生、发展过程, 却往往是激烈的, 不近人情的, 甚至是以损害人的尊严乃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后来, 法国批判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英国大作家狄更斯书中所表现的种种不平现象, 确切地讲, 都是对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的反思和抗议。

然而, 产业革命的作用又是伟大的。如果说, 文艺复兴只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序幕, 那么产业革命才是资本主义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石。仅以商品的输出输入而论, 它就已经开创了近代文明之前闻所未闻的历史奇迹。保尔·芒图涉及于此时曾引证了这

样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英国海关记录的离开英港的商船吨数的变化。材料记述道，“1700年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不超过31万7千装载吨——这是个可笑的数字，因为它比今天利物浦港的运输量小到68分之一。1714年，即紧接着乌得勒支条约以后，马上升到44万8千吨。在随后15年或20年中，进展很慢……。但是，危机一过去，上升就那么突然并且那么迅速，以致要人猜测有某种有力的原因在暗中起作用：1783年是95万9千吨，1785年是105万5千吨，1787年是140万5千吨。虽然从1793年——这是一个新的战争时期开始的年代——起，出现一种缓慢情况，但出口船舶的动态在1800和1801年还达到192万4千吨和195万8千吨：在20年中，1781年的数字就几乎增加到3倍。”^①

另一个资料是关于商品输入、输出的变化情况。

输入情况是：

1715年，400—600万磅；

1725年，700万磅；

1750年前，均在700—800万磅之间；

1760年，1000万磅；

1770年，1200万磅；

1775年，1500万磅；

1776—1783年，跌至1100—1000万磅；

1785年，1600万磅以上；

1790年，1900万磅；

^①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6页。

1795 年,接近 2300 万磅;
1800 年,增至 3000 万磅之上。
不到一个世纪,翻了将近 3 番。

输出情况：

1715 年,750 万磅;
1725 年,1100 万磅;
1730 年,1200 万磅;
1740 年后,未少于 1100 万磅;
1757 年后,未少于 1300 万磅;
1771 年,1716.1 万磅;
1784 年,1500 万磅;
1785 年,1600 万磅;
1790 年,2000 万磅;
1795 年,2700 万磅;
1800 年,4187.7 万磅^①。

芒图先生在讲到最后一笔增长数字时,特别加了一句“最后,1800 年增到当时闻所未闻的数额即 4187 万 7 千磅”,而且为着使法国人明白,专门写道,这“几乎等于 11 亿法郎”^②。不用说,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这一切,必然导致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冲击。英国产业革命的意义固不仅仅限于英国,也不限于欧洲,但它促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加剧了欧洲列强对各大洲殖民地的争夺,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样板田”的发展,也直接刺激和诱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且不管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是怎么想的,若无产业革

①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76—77 页。

② 同上书,第 77 页。